

## 青少年眼中的書世界

### 楓與蓮的對話之談《柯普雷的翅膀》

文華高中一年三班 謝備殷

書名：《柯普雷的翅膀》

作者：AKRU

出版社：台北．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 年 3 月

從呂宋、婆羅洲，到新幾內亞、所羅門等地區流傳著一個神話。

在冷與熱海流交匯處，有個深受古神所愛的小島。

據說，曾有仙女取下自己身上的羽毛，作為種子，在這裡種了一棵樹。

這顆樹不斷地生長，地面上的伸展速度比不上地下的部分，樹身漸漸沒入土中，變成全島的山脊。

好幾百年以後，它開花了。

這些花就像仙女的羽翼，縱使無風也能四處飛翔。

如果凡人得到它，便可以與諸神共享生命。

相傳，這位仙女有個美麗的名字--柯普雷。

某天下午，金黃的光線灑落，剛剛好的溫暖讓楓整個人軟綿綿的趴在沙發上，就像一隻睡懶覺的貓--連動一下都嫌累。

「呵啊~~~~」大大的打了個呵欠，楓半眯的眼睛掃向左手邊單人的沙發椅，不意外的看見依然死死盯著書的蓮，「蓮，你還在看小說喔。」

「不是，之前那本已經看完了。」知道某人有睡懶覺的習慣，蓮移動到楓的旁邊，拿著剛剛在看的書往楓的頭上一敲，「這本是漫畫。」

「咦？漫畫？」彷彿聽到了什麼天大的事件，楓迅速睜大了眼睛，「蓮你不是最討厭那種眼睛不只佔了臉的三分之二、甚至裡面還全都是太陽月



亮星星的漫畫嗎？」說完還順使用手把蓮的上下眼皮撐開。

「誰跟你說我在看那種漫畫的。」不知該哭還是該笑的把楓的手拍掉，順道把手上的漫畫遞過去，「要看嗎？台灣人畫的喔。」

「是喔，真是難得。」楓接過了漫畫，看見了封面燙金的字體，「《柯普雷的翅膀》……喔，好夢幻的名字，作者是……AKRU？這本是在講什麼的？」楓望著蓮，一副「如果很無聊我就不看了」的樣子，見狀，蓮也只能無奈地搖搖頭。

「這本書的背景是十九世紀末的台灣，當時的台灣被稱為福島……」蓮清冷的嗓音在屋子裡迴盪，就像在說一個好久好久以前發生的故事。

「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人在東亞沿海的活動日趨頻繁。十九世紀下半，中國門戶被開放，位於東南亞的福爾摩沙也因為地緣關係變的十分熱門，來探險的、來考察的、來傳教的、來做生意的、來觀光的……什麼樣的人都有。」

「身為植物研究者的主角托瑪·迪克森就是其中之一。」蓮翻開書頁，指著其中一頁、青年與女子對話的畫面，「好友莎夏的探險未歸，牽引著他一路追尋來到這個西太平洋的小島。」再翻了幾頁，這次是托瑪、平埔族打扮的挑夫和一個山中住民裝扮的小女孩，「這兩個是由托瑪的牧師朋友安排同行的人--挑夫黃平和嚮導斗斗。」

「於是托瑪就在嚮導的帶領之下，入山探尋。但是越深入中央山脈，托瑪卻發現越來越多謎團，例如會使人迷失的精靈、抵達山中村落後，除了自己根本沒有人記得斗斗的存在、拉達·佛朗先前所寄的一封寫有『花期將至，羽翼將展』的信，與莎夏的失蹤以及『柯普雷』有關之類的。」

「等等，你先等一下，『柯普雷』到底是什麼東西？」聽見了與書名相關的一個詞，楓忍不住開口發問。

「『柯普雷』，其實是一種叫做『喀布里』的會飛的花，是來自古老大地的風暴種子，也是女神的名字，它每隔一百年會開放一次、在春天的滿月夜裡綻放三回，傳說中是一種能讓人長生不死的奇蹟之藥，但是事實上

並不完全是這樣。」

現在明明才下午耶，怎麼有種在講床邊故事的感覺……蓮嘆了口氣，只得繼續：「之後，斗斗領著托瑪繼續往山上走，托瑪發現斗斗就是山中村落的居民們所尊敬的山使者一族，兩人抵達了森林上方的水草原--『喀布里』生長的地方，而當時，已經是第三個滿月夜。」

「在那裡，托瑪發現了他追尋已久的莎夏，而莎夏卻已經吞下喀布里的種子、與山林同眠，不知何時才會醒來，在托瑪悲傷的同時，喀布里的花朵綻放了第三回，如同翅膀一樣飛翔，而斗斗也帶走了托瑪部分的記憶。最後，托瑪在山中村落的勇士打獵途中被發現並救起，也踏上了回家的路。回憶這趟旅程雖然並不很順利，但卻是讓托瑪永遠忘不了的、不可思議的際遇。」

「呼，好啦，我都把整本故事講完了你應該不用看了吧，那我可以拿走……」深呼吸了一口氣，蓮正準備將書拿回去看第 N 次，卻發現楓仿效起自己不久前的動作--死死盯著書，一頁又一頁的翻著。

「呵……」揉了揉楓的頭髮，蓮輕輕的笑了，「慢慢看吧，看完記得還我啊。」

◇◇◇

隔天早上。

「蓮，蓮你在嗎？」抱著書，楓敲了敲面前的大門。

「楓？來了，進來吧。」有些訝異平時總是睡到自動省略早餐的好友竟然一大早就到自己家門前報到，蓮替他開了門。

一進門，楓就直接撲倒在蓮家的沙發上，似乎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

「你今天還真是有夠早的，怎麼了嗎？」難道轉性了？倒了杯柳橙汁放在楓的面前，蓮有些疑惑的瞄了瞄短針還未走到八的時鐘。

「你以為我想啊，都是老姊啦。」咕嚕咕嚕沒兩下就把柳橙汁灌完，楓揉揉眼睛，一邊遞出一本書--前一天借回家看的《柯普雷的翅膀》--一邊

抱怨：「還不到七點半就把我叫起來，說什麼『你每次借東西都忘記還，老是給人家添麻煩，反正你也看完了趁現在我記得你趕快拿去還掉』什麼的，好煩。」鍋鏟跟平底鍋互敲的噪音再加上老姊的怒吼不曉得幾分貝，多聽幾秒我會聾掉。

其實你姐說的也沒錯啊，除了她強迫你拿來還的，其他的你根本不會記得，我大概還有七、八片遊戲片都在你那裡，蓮在心裡默默的補充，順便接下楓手中的書，「所以說你看完了？覺得如何啊？」直接轉移話題好了，等等他一定會忘記抱怨。

果不其然的，楓眼睛一亮，完全遺忘了抱怨這回事，他很興奮的說：「我很喜歡這本漫畫喔！有種希望的曙光終於出現了的感覺。」

「欸，還希望的曙光咧，是怎樣，太感動了嗎？」

「的確是很感動啊。」做了個很誇張、眼睛水汪汪的表情，楓說：「我相信你一定能明白我的想法。」然後煞有其事的點點頭。

「喔？說來聽聽。」其實本身看完這本書時也是很感動的蓮很感興趣的問。

「你知道我看漫畫幾乎都看日本的吧。」楓丟了一個沒什麼關聯性的問題。

「我知道啊，不說你，我自己也比較常看日本的。」蓮照實回答。

「你也知道我偶爾會看少女漫畫，但是那些都是難得一見的『正常』，像普通那種大的要命的眼睛加上根本不成比例的長腿她們說是美，在我看來根本就像看到鬼，就算是妄想這也太誇張了吧。」想起那種畫面，楓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對於看到鬼這一點我有同感。」蓮十分贊同的投了一票。

「所以我也看少年漫畫比較多。」楓很難得露出了無奈的表情，繼續說：「至於只看日本漫畫這一點我不知道你的原因是什麼，不過對我來說，台灣的少年漫畫除了小說改編的之外根本一點也提不起我的興趣，因為故事不吸引我、畫風我看不慣、甚至到最後竟然加了一堆愛情戲，少女

漫畫的話，我只要想到眼睛裡面竟然能包含一整個星空就快要昏了，哪可能看得下去。」

「所以現在看到《柯普雷的翅膀》才會那麼令人感動啊！」楓又露出了誇張的表情，「清爽簡單，沒有一堆莫名其妙出現花花草草的背景、正常的五官分布和身材比例和沒有刻意強調愛來愛去的故事，你不會有想哭的衝動嗎！」楓抽了張衛生紙，做出要拭淚的動作。

「說想哭是誇張了點，不過我也很感動倒是真的。」蓮伸手將整盒面紙拿到身後，避免又被楓浪費掉，「你說的那個我可以理解，因為我也有看那種漫畫看到快暈倒的經歷，畫風是原因之一，而我喜歡有關歷史的故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不過真正讓我感動的並不是這些。」

「要不然呢？」楓疑惑的偏了偏頭。

「我想在台灣這個地方，職業漫畫家的人數就算不比日本多也應該不算少，日本漫畫家們可以發展出一套日式故事的系統，他們的故事裡常常出現主角就讀的學園、整齊劃一的商店街、古老的神社這些東西，有他們的制度、他們的生活也有他們的文化，說不定就是這樣所以才容易使人產生真實感。」

「但是這裡是台灣。」蓮這麼說，「既然日本人能夠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說故事的方式，為什麼台灣人做不到？為什麼要一味的去模仿、使用別人已經創造出來的東西？日本的漫畫基本上只要畫風我能接受我就看，但是台灣的我只看古裝的漫畫，因為現在台灣盛行的校園風漫畫，在我看來只不過是台灣人就讀的日本學校。」犀利的批評，表達了蓮心中的不滿。

「單就漫畫來說，我認為台灣的漫畫幾乎看不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就是這樣，在看到《柯普雷的翅膀》時才会有這種感覺。」蓮稍微放低了不知不覺越講越激動的聲音，「作者說並不打算深刻去處理歷史認同問題，因為這是個輕鬆的故事，也說將重點放在福爾摩沙的綠、植物的特殊性，也加了原住民的文化進去，雖然說並沒有很清楚的訴說當時的歷史是如何，但是就從其他的小地方，我第一次覺得在台灣漫畫裡看到了台灣。」

「的確啊，台灣的故事總是頻頻冒出日本的東西……對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楓拿起了書翻呀翻，翻到了後記的地方，「找到了，作者說他的創作啓發來自一堂生態學的課，『要重視我們所擁有的東西，並且仔細去了解它，因為除了自己之外，再也不會有其他人更懂得我們的好』這個想法在他開始察覺『缺乏自信』是台灣社會最深沉課題的當時有如醍醐灌頂，也說了這本書的出發點就是希望能引起那份『喜愛自己』的情緒。」

「難道說台灣的漫畫大部分都使用日本開創的故事系統，就是因為『缺乏自信』嗎？」楓偏頭看向蓮，「我想台灣人不是沒有創意，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某些漫畫完全與現實無關的世界觀也不會出現，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不喜歡自己、對於自己所居住的這個地方沒有信心嗎？」

「我也不知道啊，雖然這並不算是一個喜劇結尾的故事，但是我只知道看完這本漫畫的時候真的很高興，尤其是終章有一段話我很喜歡。」

「你是說最後在夢裡，莎夏和托瑪說的話還有山林的聲音嗎？」

「答對了。」蓮拿過楓手裡的書，翻到了終章的部份。

「啊！那還真巧，我也喜歡這裡。」看著翻到的畫面，楓笑著說。

「尤其是最後幾句對吧。」見楓點了點頭，蓮也笑了。

你知道嗎？在南方島嶼的語言裡，「柯普雷」的意思就是遠方的歌聲喔。

從前這裡住著一支能和山林對話的部族，男女老幼都是優秀的巫師。

但隨著時間，古老的語言逐漸被忘記了。

總有一天，人們會再也聽不到那聲音。

這座島早已不再遺世獨立，往後會有越來越多人，價值觀和想法也會不斷改變。

而我們只能在夢裡回憶山林的低喃

這裡是海的盡頭，生命的庇護所

東之神新造的島、世界的心臟

也是我的家